

新女性体验小说

玫瑰情

作者：李轻松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 (1)

她渐渐忽略了他的企业,任他的舌头由上而下吸吮着她的身体,唇、乳……最后落在了那神秘的黑色森林……她的魂飞了,飘到了天外,又如置身于温热的海水里,飘啊飘,游啊游,海水托着她飞升,无限地飞升,惬意极了,她想大声喊,却只发出了令她自己都脸红的呻吟……

第二章 (29)

客房里黑黑的,一个女人“格格”知着,说话的腔调充满了挑逗:“哎,你先别,就这么瞎糊弄一阵儿可不行,你得陪我一夜,我要……嗯……吃了你……”……

“谁,安先生?哼,一会儿他见翠姑娘不酥了就算他能耐!哎呀,你真坏,嗯,不嘛,人家都……你抱我……嗯……”

第三章 (49)

他激动无比地用双手托起那圆圆的、挺拔的少女洁白的乳房,小心奕奕地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,温柔地揉搓着,笨拙地用嘴亲吻、吮吸,他的目光滑过她亮润平坦的腹部,触到了一片茸茸草地,他用手拨开细草,分明看到一条孕育生命的涓涓小溪,啊,他的手感到了小溪勃勃的流动,他忘情地俯下身,用唇去本验这流动,并启动舌尖,激荡着小溪的开合流淌……

第四章 (69)

李艳芬已经象一团软泥，结婚多年她和丈夫做爱，不，那只能叫同床，她从来没有感到过高潮，安永祥的双手似乎有着无限的魔力，抚、揉、搓配合着唇的吸吮，尚未进入她已经吟声连连，春情泛滥，她自己知道，她已经达到高潮了，而且已经不止……

第五章 (87)

老与此道的她曲尽其意，刻意配合，使林树江领略到了不同姿式所带来的异样享受。在每次新的领略开始，他都情不自禁地进入疯狂，而当他每次即将喷发之际，她总是适时采取措施，借他阳刚常在，直到她达到高潮时，他才一泄如注……

第六章 (104)

“不，你不能！”她惊讶、恐惧，她拚命地挣脱、反抗，但都是徒劳的，甚至给对方带来了更大的诱惑和刺激，呵，那双该咀咒的罪恶之手，在她高耸的乳房上揉搓，并不断向下侵略，奇怪地是，渐渐地，她竟然忘却了挣扎，失去了挣争，她竟然迎合了他的侵入，嘴里不自觉地有了猫儿般的吟唱……

第七章 (119)

她慢慢地躺在草坪上，宛如一朵迎风摇曳的鲜花，他似蜂儿般鸣叫着，落在鲜红的花蕾上，渐渐地，她那朵小小的花蕊忍不住开放了，啊，沾满露珠的花蕊颤抖着、羞

涩地闭合起来，却又被多情的蜂儿勇敢的冲击一次次打开……

第八章…………… (138)

她仰起丰润姣艳的脸，眸子里闪动着蠢蠢欲火，泪水顺着两腮流下，柔弱而不失丰满胴体在微微耸动，灯光下她薄得不能再薄，透得不能再透的丝制睡衣下的玲珑曲线，构成一幅成熟女人独有的惊艳，无边春色令他勃然，虽然他清楚，这可能是个“桃色陷阱”……

第九章…………… (153)

他贪婪地吻着她，从那白嫩细长的脖颈里沁出的热汗洋溢着少女特有的青春气息，吸入他的鼻息之中，具有一种搔心撩肠的暖烘烘的刺激力，他呆怔怔地凝视着她那嫩白泛青的脖颈，尤其是与丰满乳沟连接处，以及细柔的腰肢、修长的大腿、香艳的风情，几乎使他疯狂，而理智使他只把这美好的风光保留在调情的界线上……

第十章…………… (172)

杜幼芬打开门，蓦地听到卧室里声音有些异样，她穿过客厅，站在半掩的卧室门外，见丈夫和一个年轻女人双双赤裸着搂成一团，兴奋地癫狂着，惬意地呻吟着，呼叫着，仿佛进入了神仙福地，完全忽略了四周的一切，竟然无视她的存在……

第十一章…………… (188)

马月华万万没想到年轻的“猎物”竟然技高一筹，只

见他时而缓缓而动，极尽温柔，嘴、舌、的一齐出动，吻、吮、抚、揉轻如微风戏杨柳，时而大开大合，狂似烈马缰脱，令她魂飞九天，心痴情迷，泛滥如决堤的江河……

第十二章…………… (204)

安永祥轻吸着她的发香，双手在不知不觉中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身体。忽然，他惊觉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发生了变化；他以为这变化亵渎了对她神圣的爱，疚愧得无地自容……却发觉她的身体轻轻地颤抖着，突地又咬住了他的耳根，痴痴说：“祥哥，我，要……”

第十三章…………… (223)

“搂紧点，再搂我紧点！”，她恍如梦呓。说不清是因为害怕而感到颤抖，还是因为恋火燃烧得她如饥似渴，迫切需要男人强劲地拥抱和热烈的亲吻。在一阵如阴电、阳电的激烈相撞的灵与肉的撕杀中，了与她同时体验到了初恋中男女相结合的刹那间的辉煌。

第十四章…………… (243)

一阵微风过后，一缕缕异样的香风隐隐传来，直入他的鼻息中，眼前婷婷而立的是何等清新、秀丽的妙龄女郎，乌发如漆垂挂胸前，一对胀鼓的莲房悠悠颤颤，令人心动。白皙如玉的脸蛋飞起两朵红霞，泉水般深湛清幽的眸子盈含深情，吐气如兰，欲拒还抑，令他以为是仙女下凡……

第十五章…………… (360)

安永祥忽然觉得嘴里有些涩,知道是她的泪被自己吮进嘴里了。似乎直到这时候,他才意识到,玉凤对他的爱竟深情至斯!至此他已无法选择。面对赤裸相拥的痴女,他不由地两手加力,温柔地、爱怜地抱起她,向卧室走去……

第十六章…………… (282)

那对美妙的乳房仿佛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,脑海里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新奇的幻觉,却也有一丝模模糊糊的犯罪感,仿佛当时我是故意去看的……

接下来,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地了那妙不可言的驻处:呵,那儿对男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秘密,是看不见的远方的海水;我幻想着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水手,用手掌握着起伏的方向,起伏的节奏和旋律——毅然地投身进大海深处……

第十七章…………… (299)

她那雪白的肌肤渐渐袒露出来,躯体柔软,皮肤细腻,充溢着青春气息;乳罩的钩子摘掉了,袒露出一对雪白、丰满的乳房,仿佛是两个反扣着的半圆球,顶端的乳头象是两颗熟透了的樱桃。安永祥在轻轻欢呼一声,情不自禁地在那樱桃上吮吮起来,专注而热烈……,他们的敏感部位终于亢奋起来,他们互相缠绕着,如鱼得水,他们疯狂地探索着,狂热地冲刺和迎合着……

第十八章…………… (323)

在一个多小时之内,这个高级雅间里象是展开着激

烈的肉搏战，两个男人贪婪地同时探索着一个美妙的奥秘，摧残着一个美好少女的青春身心；又象是野兽在生存活剥着他们的猎生。粗重的喘卢声、令人心碎的呻吟声、惬意的叫声，甚至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和可怜巴巴的、莺啼般的求告声交织在一起……

第十九章…………… (344)

“不行，你欺负我，你赔我——”

“傻妹子，我怎么赔呢——”

张玉凤神秘地一笑，右手轻轻地抚摸在他两腿间，红霞满脸，迟迟地说：“谁让你刚才……把人家勾起了火，你又……”说着手上加劲，呼吸明显急促起来。

他感到一阵心惊，这女人的要求竟然如此强烈，但很快下身就被抚弄得发涨，他呼地抱起已经春情难收的女人，登上了席梦思床……

第一章

“笃、笃、笃……”

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把安永祥从联翩浮想中唤醒过来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一瞬，他以为是张玉凤来了，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迟疑地走过去；在走这几步路的刹那间，他的脑海里又在闪电般地考虑着：

“如果她再次表现得那么激动，自己是否可以……”

他轻轻打开了房门。

房门外，昏暗的光线下俏生生站着的竟是位陌生的姑娘，他怔了一瞬，忽又觉得有些面熟：

这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：

她身材稍高，脸庞嫩白；两只好象会说话似的大眼睛、黑白分明；一头烫得有些卷曲的披肩发墨缎般地散披在脑后；她穿着一身淡紫色的套裙，显得身材苗条，乳房高耸……

便在他追忆的刹那间，那姑娘嫣然一笑，痴痴说：

“龙哥，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安永祥象是挨了一记重击，惊得脸上变了颜色；但，对方那家乡口音和妩媚的如花娇靥都似曾相识……

蓦地，他目瞪口呆了，就在这时，记忆把他带回几年前……

那姑娘叫金曼莉，他们是同乡。

当年，她在他家前排楼住，是他父亲单位里生产科副科长的女儿，他们两小无猜、常大一起玩儿；到后来，渐渐长大了；一个是风华正茂的纯情少年，一个是豆蔻年华的美丽女郎，年纪仿佛，逾时一久，难免要产生那种朦朦胧胧的情丝。他父亲单位里的某些好心人已经跃跃欲试要给他们介绍……”

然而，正当他们很可能会双宿双飞的时候，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个无言的结局……

万万没有想到在数年之后的异地他乡，在这眼见已将入夜的时候，她敲开了他的家门。

安永祥默默地请她进屋：在他刚刚关上房门的时候，金曼莉便象一只可人的小鸟一样投入他的怀里，两臂缠住了他的脖子，“啧啧”有声地在他的额头上一连吻了三下；然后……

安永祥不适时宜地阻止了她，轻轻把她从怀里推开，迟迟说：“曼莉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……”

“龙哥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金曼莉说着话，脸色有些，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龙哥，我大老远地从东北跑来找你；可是你、你竟然这样对待我……”

安永祥仿佛受了她情绪的感染，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想抚她肩膀、安慰她；却在半路上又把手收回来。

金曼莉察觉了他情绪变化，稍一迟疑，嫣笑着说：“怎么，连摸我一下都不敢了吗；我偏让你摸！”

她说着话，“嚤吁”一声，偎进他怀里。安永祥情不自禁地拥了她一下，却又松开了，轻轻说：

“曼莉，别这样……”

金曼莉两条胳膊紧紧缠了他脖子，仰起脸，眼里噙满泪花，痴痴说：“龙哥，兰姐没了以后我就和他离了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；没想到你竟……”

她话没说完，又紧紧偎进他的怀里抽泣起来；他感觉到他柔弱的胴体在自己的怀里轻轻的颤抖。

刹那间，安永祥被金曼莉的柔情融化了，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对她这样冷漠，心底深处渐渐萌生一丝愧疚，迟迟说：

“我、我……”

他情不自禁地抬起手，温柔地抚摸她的双颊。

她仰起脸，一双乌亮的眸子里闪着乞求的光，显得可怜巴巴的；眼里噙着的泪水终于沿着两腮流下——好一幅雨打梨花；这些动作充满了一种特别的鼓动和风情；他领会到了，那完全是一种成熟女人才有的挑逗，他即刻就感到了自己的骚乱。

没有比这样的拥抱、亲吻再好的相爱了。

四下里静谧无声，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那样的令人心惊，令人心神荡漾。

安永祥似乎用唇听到了她的思念和许许多多别的话，脸上感觉到她已在渐渐加重的喘息，不由自主地更加用力拥紧她；她的身体颤抖着，忽地腾出口，喃喃说：

“龙哥，你真的原谅我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安永祥毫未思索地点了点头。

金曼莉脸上带着泪，却惬意地笑了起来；她一只手离开了他的脖颈，落在他的大腿中间轻轻地抚摸着，轻轻咬着他的耳根：

“龙哥，我好久没有了，你……”

“是啊，好久没有了……”

安永祥抱起了她，却仍在犹豫着——他并不是不想和自己过去的情人一起快活，但是，他总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；然而，变化了的身体已不容他再想下去；在这刹那间，他发觉自己小腹的下面胀得难受，就好象天阴了必然要下雨一样，任何人都拿它没有办法——

金曼莉倒在床上，粉红色的小乳罩便显露出来了，象一朵鲜花，充满着妩媚、盈盈笑意……她奉献上两个丰满、鲜美的乳房，仿佛饱含了天下所有的甘露，那么鲜嫩无比。她的两只手交绕着，那两朵鲜花便连接在一起了；她又把它们举高，象举着一份甘美的笑意……

安永祥难禁心神荡漾，就象找到了母亲一样，把头扎在那鲜艳夺目的地方，用那惊喜的嘴唇亲吻它们，婴儿般地吸吮着……

她兴奋地感觉到了骄傲和甜蜜，她的脖颈，她的姿态里都有一种彻心彻骨的迷惘；她就这么洞开着，仿佛是一间开着的房门，

诱使着人们去探求，窥视里面都有什么宝物：

“龙哥，我美吗？……”

那声音真甜，一丝一丝的，从他的喉咙一直甜到心里去。

安永祥感觉到自己象是在海上游动，又仿佛是在风中飘浮；而他的身上却腾地燃烧起了一团火……那团火终于烧到了他最敏感的地方，他感到无可抗拒的耸立……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呼地压了上去，重重的抚摸配合着贪婪地吻，急不可待地……

然而，金曼莉却不希望就这样……她一边扭动着身子，撒娇地说：

“龙哥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得脱……”

安永祥的心里打了个突儿：

“难道这真是‘我们’的家吗？不，不是！永远也不可能!!! 她没有权利说这句话，有这种权利的只能是……”

“不错，她和我确实青梅竹马地有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但是，我对她却没有任何义务；再说了，如果仅仅是因为我和表姐结婚她才嫁了人，问题或许还……然而，她却在嫁人之后，又心甘情愿地给廖庆生做情妇……”

“她真的和他离婚了吗？……”

“哎，她离不离婚和我有什么相干，无论如何我还没到养情妇的时候！……不，我绝对没有那种时候，现在不，将来不，永远也不……”

就在这瞬间，他握住金曼莉的手臂显得无力了，随即，又迟迟地离开了那温馨的胴体；虽然金曼莉仍紧紧揽着他的脖子，他却已站起来，坐在床沿上。

金曼莉被他突兀出现的冷淡惊呆了，痴痴问：

“龙哥，你、你怎么了？”

她象只小猫儿、温柔地依偎进安永祥的怀里，喃喃说：

“来吧，龙哥，我都有些受不了……”

安永祥尽量显得温柔地把她从怀里推开，仿佛是为了呆得舒服些，实际上是向后坐开了些，迟迟说：

“曼莉，你、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？”

“你、你……这时候还要问我……”

金曼莉小嘴噘得老高，但见对方仿佛已经从那股激动里解脱出来，知道欲速则不达，迟疑着喃喃说：

“从你们出了那件事以后，我就对你放心不下，几乎是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；前些天碰见茹姐回家去办离婚手续……”

安永祥打断她的话，问：“哪个茹姐？”

“你肯定认识她，就是我们团里的那位台柱子。”

金曼莉的脸上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钦佩的神色，缓缓说：“去年开春，她也不知道是托了谁的门子认识了这儿的任副市长，时间不长就把户口和工作转过来了；人家的门路就是硬，只在琴岛市呆了半年，去年年底又调到海南省去了，还当上了一个艺术团的团长。你是没看着人家那份儿派头，就别提了，随身还带着两个保镖……”

安永祥确实认识那位“茹姐”，她叫陈倩茹，伊人是江城市歌舞团的台柱子，声色俱佳；但，他更知道她是个蜚声遐迩的风流人物，仰仗着自己年轻美貌，无论面对权和钱都不吝拿出自己的姿色进行交换。

在金曼莉说话的时候，他不屑地想：

“如果一个姑娘以出售自己的姿色、人格、身体为代价，借以满足享乐欲望，又何啻于一具披着美丽画皮的行尸走肉；这种角色又有什么值得佩服的？”

“然而，身边的这个曼莉，她竟然……唉，其实，她早已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她了……”

“龙哥，你没在听我的话吗？”

金曼莉娇嗔地打断了他的思路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没想什么……”

安永祥支吾着说：“怎么，是她告诉你我在这儿吗？我从来也没碰见过她呀。”

“不，不是她告诉我你在这儿的。她告诉我说这儿的任副市长是个好人，特别肯于帮助别人，让我来找他；还说，只要和任副市长提起她，任副市长就很可能帮我把户口调过来……”

安永祥心里暗想：“确实很有可能；然而，你却要首先满足他，而且以后还必须……”他迟疑着说：

“你在家不是很好吗，为什么一定要调到这儿来？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们那儿经济不景气，歌舞团连工资都开不出来；哪比得了琴岛，又是开放城市，又……”

“哪么，你怎么没去找任副市长？”

“我刚下火车，还没等住进旅馆就听说了你安经理的大名；我有我的龙哥，又何必再去找别人？……”

金曼莉说着话，又要偎进安永祥的怀里，却意外地遭到了拒绝；但听安永祥淡淡说：

“我可没有权力把你的户口调过来……”

“我有龙哥这样的大款，还要户口干什么？”

直到这时，安永祥才真切地领悟到了金曼莉的意图，心里登时萌生一股莫名的厌恶；他沉吟了一下，忍住性子没让自己的心情表露出来，淡淡说：

“你、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——他说出这句话，象是费了很大的力气。

“我、我就想住在你这儿……”

金曼莉迟疑了一下，痴痴说：“龙哥，你尽管放心，我可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女人，如果你已经有了情人，或者……已经在准备结婚，我绝不耽误你的好事。你别怕，我可以把地方让出来，你再在别处给我买一套房子，我也不要求太……”

“不，”安永祥坚定地说：“我坦白地告诉你，你确实已经有了对象，我准备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，我宁愿给你当情人……”

“不，这种昧良心的事儿我不干。”

“这怎么能说是昧良心。按道理说，象你这样的大款哪个还不是有几个情人？我们……”

安永祥的心彻底凉了：“哼，她肯定是冲着那些钱才来找我的，恐怕……”

他说话的声音更凉：“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；无论如何我是不敢让你在这儿留下的。”

金曼莉的身体象是抖了一下；但，在瞬间之后，她又莫名其妙地进入了狂热：突然紧紧地贴在他身上，嘴在随意触到的地方

重重底吻、吮，一边轻轻地呻吟着，一边把他往自己的身上扯；扯了几下没扯动，竟扑到他身上，解开自己的下衣……

安永祥彻底清醒了，断然地拒绝了她的温柔，用力推开她，呼地坐了起来，脸色冷得象块结霜的铁板，坚定地说：

“不，曼莉，请你自重；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绝对不做苟且之事。天不早了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就请……”

金曼莉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固执，更没想到安永祥对掌握着那件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自己竟敢这样无礼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；她倏地秀眉倒立，半裸着身子坐了起来，手指尖几乎戳到安永祥的鼻子上，愤愤说：

“怎么的，你竟然这么不讲情谊，故意和我过不去；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住定了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……”

她突地扑倒床上“呜呜”痛哭起来——情真意切，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要为之……

安永祥显然不是铁石心肠之人。

他心里确实禁不住一阵酸楚，眼角沁出了泪花；然而，他的酸楚并不是出于对金曼莉哭泣的同情，而是他为自己早年的情侣变得这么不知羞耻而愤懑。

金曼莉看见安永祥一言不发、怒冲冲看着自己，冷冷说：

“怎么的，你别忘了你们干的那件事；我可不是恐吓你，你若真不讲义气可别怪姑奶奶不客气——你也别想好！……”

安永祥亦不禁怒火中烧，怒冲冲说：“姓金的，你、你……你到底要干什么？！”

金曼莉表现着充分的洋洋得意，淡淡说：“不干什么，凡事都讲究个一还一报嘛；你也不用……”

“你、你……给我滚！”安永祥怒不可遏了；

“你……”

金曼莉惊呆了，她怔了片刻，在一阵委屈的哭声中蹒跚蹒跚奔出房去……

二

楼梯间里的那阵高跟鞋敲击水泥台阶的声音渐渐远去了、消失了，安永祥蓦地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清醒：

“她去了，留下了恶毒的恐吓……”

“哦，她当真会那么干吗？”

“不会吧，她那样做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，半点儿也没有；她至多也是恐吓一下我而已，绝不会当真那样干……”

他想到这儿眉心松动了一下，但，转瞬间又皱在一起了：

“她既然是主动找到这儿来，而且还表现了极大的冲动和热情，就说明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和我……我的做法无疑严重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。在一切女性所维护的虚荣中，自尊无疑最为她们看重；一个女人既然可以变得纯洁、温柔、善良，也就可以变得极端的卑鄙、残狠、凶恶——如果一个女人到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时候，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的。

“哎呀，事情要糟！……”

他的脑海飞快地旋转着，蓦地一个念头产生了：

“我应该把她追回来；她走得不会太远……”

他呼地站了起来，而且往门边走了两步；但又迟疑了：

“可是，我、我真的把她追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我真容忍一个已经不值得自己再爱的女人厮守在自己的身边吗？她可是说过要拿这儿当家的啊！……”

“这可能吗？”

“不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我绝不……”

就在他准备转回身去的刹那间，门外突兀出现了一个倩影，昏暗中，他以为是金曼莉回来了；但，一阵如铃娇笑适时地制止了他已经迎上去的脚步，他看清了，门外站的是李艳芬：她今天穿了一套藏蓝色西服裙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在脑后打了个髻，描着眼影，唇上涂着浅红的膏，整个人儿显得妩媚而娇艳；嘴里说出来的话更加醉人：

“还是我的祥哥，就知道我要来，开了门在这儿等。”

她“格格”一笑，轻轻说：“祥哥，我好累，求求你，把我抱进屋去吧。”

说完话，竟幸福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。

然而，此刻安永祥却没那么好的兴致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转过身去；但，他刚刚走出了两步便被从后面扑上来的李艳芬揽腰抱住了。她娇嗔地说：

“祥哥，你怎么了，人家大老远地来了，你……”

她话没说完，已重重吻在他脖颈上，吻吮交替着，毫不掩饰自己心情的激动。

安永祥被她吻得浑身痒痒，又不忍过于辜负她的痴情，便在她的怀抱里缓缓转过身来，反手把她紧紧拥在怀里；李艳芬肩上的坤包滑落在地上，两条胳膊缠了上来，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。

四片唇终于紧紧贴合一起了……

安永祥感觉自己猛然间勃起了，整个身子胀得难受，即刻坚定地抱她起来，走进了卧室，放倒在床上……

李艳芬突然挣脱开他，“格格”笑着说：“等一会儿，亲爱的，我会让你美个够的。”

她甜甜地笑着，仍然只让他抱坐在腿上，接着说：“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过来？”

安永祥吮着她的脸，两手在她高耸的胸上抚摸着，喃喃说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
李艳芬忍不住心神荡漾，却还是把他的两只手推开了，轻轻说：“我们公司招待一位华侨客商，没等下班就直接去了天府酒家，吃完饭后又在歌舞厅玩了一会儿；等我回到家里却只发现老陆留下的一张纸条：说他接到通知，连夜赶去北京开会；孩子已经送去他奶奶家……”

她的话没有说完，两个人已经滚倒在床上……

温柔混合着粗旷，颠鸾配合着倒凤，转眼间，粗重的喘息声和醉人的呻吟声充斥了整个房间。

两个人大汗淋漓，拥抱在一起小憩。

李艳芬表现得异常温柔，她赤裸裸地跳下床去，用温水沾湿

了毛巾，转回来，细心地揩擦他身上的汗津，一边擦，一边在擦过的地方热烈地吻，痴迷而热烈；安永祥被她的温柔融化了，突地把她拥住，吻着随意接触到的地方。

李艳芬“哧哧”浪笑了一阵儿，倏地板起脸，痴痴地盯视着他的眼睛，缓缓说：“祥哥，咱得说好了，她确是比我长得漂亮；但是，你可不能见异思……”

安永祥一怔，即刻猜到她口中的她指的是谁，却装做糊涂，“呵呵”笑着打断她的话，说：

“你瞎说什么，谁能比我的艳芬漂亮，净开国际玩笑……”

“不，我可可不象别的女人那样；人家玉凤就是比我漂亮，而且，我、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她肯定已经喜欢上你了。祥哥，你得答应我，帮过她这次忙以后再也不许你见她，行吗？……”

“在这种问题上，女人的推测比男人的坚信更正确；她绝不会知道我去玉凤家里坐客的事，可是，她却已经预料到了可能要出现这种事……”

安永祥不想欺骗自己，同时也不想欺骗李艳芬；他采取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当的、无言的回答：突地把她拥在身子下面猛烈地动了起来。李艳芬什么也来不及想，即刻发出一声轻吟，随后便殷勤地配合起来。

安永祥原以为自己已经落花流水了，暂时再也无能享受她的温柔，然而此刻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爱，彼此都是那么热烈、专注，并感受到一次胜过一使他们艰苦地攀上了一个从未领略过的颠峰。

灯光熄灭，两个人满足地拥在一起睡了。

然而，安永祥却没睡着，记忆把他带回了那场往事……

三

四辆摩托车连行车灯也不点，缓缓驶到一幢黑乎乎大楼左侧的胡同里，在一株大树下一声不响地停了下来。

四个骑者下了车，把摩托车放在树旁的阴影里，低声商量了